五雜組

五雜組卷之十五

陳留謝肇淛著
滎陽潘膺祉校

事部三

古人君卽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厤之頒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

民知有朔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海隅者二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時表六經皆爲後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絕世之識獨剏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以爲口實不亦冤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二年至十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爲戲耳高宗三十年中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政自札難出

矣漢武宋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符應多不過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隋煬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永者不與焉夫元者始也人無二始帝無二元而況十數乎我　國家
　列聖相承惟於即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與蜀王衍年號相同有

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　國朝永樂則張遇賢方臘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順之號而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　武皇帝雖終享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　興邸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復令改州此亦華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爲其易犯也梁

蕭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同 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今 上即位改河南之禹州同 御諱也而 皇太子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慎重於初乎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 國朝雖無諱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與 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賢愚異類二不便國有大小遂啓爭端三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委裘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刱業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朝帶之亂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再復於　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

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

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多天衍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而宦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 國朝親王而下

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贍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爲四民之業二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二十萬食租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懷不肖之心親不韙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士而常鬱鬱有青雲無路之歎至於不肖者貧困者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

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之奸盜詐僞有司以三尺繩之大辟以上奏聞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國朝立法太嚴無論宗室卽駙馬儀賓不許入

任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於矯枉過正者矣即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浙江江右人爲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爲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常何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毫而不見其睫可乎　祖制既難遽違而積弊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於畿輔良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主之後即居甲第

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揮文林郎毋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爲禁臠然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妳姆閹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已都尉反俛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驩心稍不如意動生讒間近日如冉都尉與讓可鑑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　皇貴妃之女　上素所鍾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妳媪梁盈女恃其威福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恃宮中愛昵時與

闕辭一日漏下二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門故事中門非奴媼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誶語都尉乘醉擊之翌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毆之幾死　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棄衣冠從間道歸里　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其父母爵祿廷中大小臣工力諫俱不報冉既自歸　上怒不解譴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今半載尚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

得善處之方而姤媪一老宮婢遂能煬竈蔽明熒惑主聽一至於此蓋牀笫之言易入浸潤之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禧嬪恭其愛舉朝之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考之史乘所載若王敦僞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倮露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冉蓋不幸而遇其變耳
牝雞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聖之開基國祚

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嬉褒姒之一敗況其它乎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惓惓焉知後世必有以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曌遂斬唐宗其始不過以色皋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至此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戀戀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此端一開能保其無妬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　國家之制少主委裘權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三代而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爲最光武唐太宗次之宋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伊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刱業而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末稍不終葢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並進河北西夏日尋兵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

則昭宣明章唐則玄憲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宗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亂乎

我　朝若　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　仁宗之寛厚　宣宗之精勤　孝宗之純一　世宗之英鋭　穆宗之恭儉皆三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　宣　孝

二主尤極仁聖眞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爲王振所誤致北狩之變後又爲石亨徐有貞所誤致奪門之慘迨武功竄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己巳之變翠華陷虜而却廻壬寅之變聖躬被弒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佑非

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之警闒白楊應龍之桀驁而折箠撻之不煩再舉至今二百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警固知　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己出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近侍窺伺　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是懼葢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

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　上初年生殺予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乂安比隆成貽而國家元氣不無斲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情起復歷寘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鷙而難犯江陵器小而易盈故嚴之老奴騙下識者猶以爲幸而張之功辠自當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勘合則苦諸行旅是以人多怨之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内豎之柄北任戚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讋服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乖崖謂衆人千言不盡寇準一言而盡江陵有焉而末節驕奢縱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

塡塹刋木廣狹如一所至厨傳列竈千計外藩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墪爲河南方伯禮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経代孝子守苫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而鄭桂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致千金賻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㬥觀察趙思誠齮齕之先大夫聞即挂冠歸里而後撫楚者爲枌榆至戚猶以離擅職守參奏致仕葢當時之風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嶽上眞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爲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眞玉宸明皇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萬乘之稱從黃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其後會昌既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宋求仙之主莫甚於秦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又安而世之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即士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

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閈則假道學以行其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禔身齊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爲伯夷之清龔黃之才而不知大貪大拙者伏於其中也友人王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箍

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臺諫言事自有職掌然近來紛嚚往復求勝不已可惜此白簡不用之觸邪而用之聚訟也其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位何傷若楊忠愍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二名譽不章識見謭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救之勢以自固其位人之視巳如見肺肝亦何

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諄教人孝弟已括破此局矣況又鵝湖之唾餘乎至於李材止修之說益迂且腐矣夫道學空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爲江彬所排陷進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斷而濡滯忍恥夜對池水欲吊汨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時抗雷霆竄嶺海間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

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于孟施舍而何孔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賞身竄閩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新建又不知隔幾塵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所過郡邑囂然騷動矣古者諸侯王三載一朝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矣葢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

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秉萬騎征求無藝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靡中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　上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　皇太子婚禮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

至千二百餘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

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爲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堦亦謂之除者自下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

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爲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災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人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爲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僞耶則當顯僇之使其眞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此益不可解者

也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呂蒙智謀其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眚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爲阿蒙不爲雲長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荊州爲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王云然自壯繆興而朱虛之神又安之也今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夫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遇而行世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悲衆

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與孔子也大士變相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謂大士豈得爲女既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葢有相則有情識婬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爲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尊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葢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眞武即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宋避諱改爲眞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鎭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絕無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効之纍纍千百好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王以後遂爲立祠大著靈異其人復過惟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爲鬼憑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與人崇信之即本神未必

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謂無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陌之焚無祈禱報賽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褻雜矣葢愚民徼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酒果相望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醪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

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有靈應受

朝廷敕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爲神

閩中有拏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

太祖戰鄱陽時一櫓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

道多祀眞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

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

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

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子美陳子昂皆以拾遺訛爲十姨儼然婦人冠帔不尤堪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人禍福故没而爲神余考林氏生宋哲宗時而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也海上諸船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大凡吾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無虚日至於婦女祈嗣

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
里嫗村媒之屬而强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
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
神者多矣然患難困阨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
亾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即有紫
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即士人亦
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

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眞君奉上帝勑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即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鋪

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項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擾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

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嘗無也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數事旣至讀其詩不成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久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之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

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游戲一旦斃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況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時居家當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廚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旣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之
祐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
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
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豢養之臨期
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
侫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鵝鴨成羣肉食自
若宰殺皆紋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寃苦甚於刀
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
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

慳於用財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人也

祀先燕客無不殺牲之理即受地獄之報吾亦甘之且世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嘗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廻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

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之說非始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巳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搢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　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鐶以上吏執而問

之貪官苞苴千萬捆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網漏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橫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摧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蝨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即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脚跟牢踐實地則生

欲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公尚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謂之陰德即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有報書曰惠廸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大其門閭

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陰德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即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爲惡自不可爲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姦盜詐僞即律所不禁良民不爲也懼死而偷生惑矣懼來生而偷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貴而驕侈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即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若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眞

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矣二君定識既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婬妄語等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哉

嘗愛趙子昂有題圖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

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不爲屠黃二君論之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日中則昃月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想愛藏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盈虛消息之理卽天地不能違也而況於人乎

人有死而爲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
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日如海瑞趙用賢林
俊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也劉
聰爲遮須國王寇準爲浮提王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爲狐
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爲之醫治居數日
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
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戶相毆擊垂死則道
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

一事而言者指之爲私倚有救者又指言者爲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三五年間此弊爲最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朋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勢成於羽翼之相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

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而李之黨不盡君子牛不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眞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爲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

亦當酌而察之如烏喙參术擇其輕重而適其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术一半烏喙有不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八番驛吏告以天晩馬絆在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恠物如屋拜之而滅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爲所啖今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徒母鬼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

也宋宣和間黑眚見於宮禁中此自是亾國之徵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出入者大約妖由人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謂無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大中丞巡按浙直時為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佂瘵竟謝病歸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魈閩廣多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禳及其久

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盖妖氣亦有時而盡故耳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三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留有餘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即半取之何害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

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珠品差訏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縈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葢苞苴科歛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

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
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眞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
斂入而不出廣市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
際草惡嚴嗇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
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即安居肉食有千金之產
原不爲過甚不必强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
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
品以上倍之餬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

馬懸鶉蔬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愈厚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諸葛武侯身殁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古之人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之心也今人聚歛厚積者無論已一二位列三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入作何措置既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予人此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尚之以爲高吾以爲與貪者一間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貪者害

物而矯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傅陸任矣而晚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捐數鏹置一布帳

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愼妻子凍餓門不施箔引席自障昔人巳辨其非矣李嶠爲相卧布被靑絁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纖嗇之態欲併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爲伯夷之淸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淸不過一味自守絕俗而巳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

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易耳澄之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廉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爭分文之末寬者汪汪千頃而悁者至不能容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嘗糞掃門賢者希聖入神而不肖者至窮奇檮杌此非有生以來一定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

孟氏謂人皆可為堯舜吾終未敢以為然

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誘訓廸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第僅僅一樂正子猶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滋爲義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

也定位也天地之內六合之外無物非義理之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滅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有無而理則無有無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解而愈窒礙矣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爲三

害武后時酷吏郭覇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外傳爲三慶鄉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爲慶又豈橋成雨降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内重足一息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毁體節洪水猛獸未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剝爲聲上多以爲能貪吏以要結爲事上多爲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

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妬婦殺人不死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獎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

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碓剉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非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能便加以人世

所無之刑使之宛楚呌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黥杖絞斬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爲之說使之驚懼而不敢爲惡此亦子產爲政莫如猛之意也然張湯杜周周興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刹得以爲政其濫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奇檮杌兇

淫暴戾者即入之地獄而出其惡猶不改也小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即求人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猪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

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眞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游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

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
遺事諸書虬髯紅綫隱孃白猿諸傳雜劇家如
琵琶西廂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眞有是事哉近
來作小說稍涉恠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
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
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
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眞情也富貴貧賤非眞
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

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琶則絕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為獨剏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為稱也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

賓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汚不潔而名以淨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旣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永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胷中技癢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戲場上耳倐而貧賤倐而富貴俄而爲主俄而

爲臣榮辱萬狀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削職有不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遇爲道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爲國也又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憂爲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疑寬山林皆樂流

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牖下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眞堪一棒打殺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

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矣流行坎止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止則將相不足必爲帝王帝王不足必爲神仙神仙不足必爲玉皇大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外方爲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即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韓侂冑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謂宜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二人皆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睪之犬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諱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　旨有朕不日舉疇庸之典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

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爲戲謔之惟恐不足而爲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畏之色是尚可立於天地間乎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見勢燄之張則立脚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氷山之慮哉勛如博陸而竟以凶終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之難也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拘資次洪武初吾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試事畢歸家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丁艱家居方闋即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午則常熟瞿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自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

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别擇一人使知貢舉耶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者止云某知未審不敢對謹對十對其六以上即合格矣　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牋内科一道三場策一道面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牋而加五

判三場增策因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者似太多風簷寸晷力不能辦求其完璧事事精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書義三經義二亦有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擇今則俱榜出不枚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即閱卷者亦以初場爲主也

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爲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端楷無譌者居首以便進 御覽也相傳惟羅修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彤墀上

上命人錄之另謄以進隆慶戊辰　上初即位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二甲卷中隨意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擢爲第一羅素不善書卷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之所賞乙之所擯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必不盡同矣甚可怪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

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若此況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詩賦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之後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之士妥首帖耳勤呫嗶之不暇矣所謂變秀才爲學究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 國家始爲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雜科而 國家則惟有

此一途耳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異月更不可窮詰即登上第取華膴者其間醇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務不知

國家何故而以是爲進賢之具也宜正以前尚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近來即鄉薦登九列者亦絕無而僅有矣上以是求即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

人材薦辟之途斷所當開而用人資格亦當少破拘攣可也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即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即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尚參用外秩如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辟楊一清以大司馬張璁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顓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大學士原詞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既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

可兼學士平唐宋以前出爲郡守入爲兩制即詞林亦未嘗擇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爲之已拘矣又以內閣必詞臣可入不見 祖宗故事耶近來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論列欲循內外兼用之制而宰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議更耳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爲郎則知古者鬻爵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

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窘而爵之濫可知也　國朝設太學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子弟員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識字但有餘資郎厠衣冠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員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

善賢士之闒茸爲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最失
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自邊餉之乏也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繫也司農
司空惟以鬻爵爲良策矣葢損富室有餘之財
以佐官家不時之需事亦甚便而紈袴子弟捐
囊槖之腐鏹博進賢之榮秩又何苦而不爲至
於用度窘急之日當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
之弗從每加貶損以示招徠故一時赴募雲集
響應雖足以供目前之緩急而於國家設官命

爵之典亦稍褻矣今文華武英二殿中舍動踰數百而鴻臚光祿二寺之屬亦皆以百計繡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何而其取價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行白簡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行也

五行祿命財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貴然余里中嘗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

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遊梁家徒四壁立非買官而貧之故專乎衆爲絶倒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即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告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半而十三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異矣轉

艰至於武皇遂至権酤算緡海內虛耗今天下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為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它司農司空之屬各項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至於礦稅之使四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罘其取利無所不屈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解之事也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綜覈之
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冒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
常居其半焉　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毋
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
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部
適　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
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
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眞可笑也
朝庭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

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討侵漁冒破之外得實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欲物不得前也頃官緞置辦者皆京師大駔積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時迫則捐十之三以啗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貪緣爲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洞

亂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

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貴者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師然日中日內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恩始爲國子祭酒宋童貫爲樞密院使官至太師甚矣我　國家之制內臣秩止四品而其後如王振劉瑾廠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目中至無天子然王甫一休沐

歸舍司隸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孤雛腐鼠耳
唐宦官典兵柄廢立自由然鄭朗自中書歸李
敬實衝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
策小將衝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
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內豎
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
體貌常優即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
也但力不能耳我　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
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

九卿避道而內監小豎揚揚馳馬交臂摯轂而過前驅不敢問轄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款宗伯爲一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幸

上聖明爲笞內使而寘之然地旣禁近人復衆多聲勢烜赫動移

王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擅箠內監幾羅不測賴廷臣力爭

上怒始解李止外譎然亦百年來𣃁見之事也至於外藩探金榷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衞數百人建牙吹角一與制府等郡縣大夫莫敢與横行也雖其

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一二耳

宋吳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榷稅之繁重若此 國家於臨安滸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榷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首蹙額幾於斷絕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識

關之任者寬一分則受寬一分之賜柰何必以繭
絲爲能而務朘民之膏血也
國朝各省有鎮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
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
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
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
依違而已蓋我　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憑
左右撥置一二駔棍挾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
民如徽之程守訓揚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

以衣冠子弟授爲膺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衆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內使之掊尅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卒之內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鴟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賈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堂僅以身免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戢矣高寀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

一諸生之父延祚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免火其所建望京亭寀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極力救之且以軟語啗諸生乃散而寀虐斂遂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堂者王朝佐爲首時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狀坐棄市攻高寀者余友人王武部宇爲首寀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廷入北太學避之遂登甲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

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高宋在閩閩搢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二三人耳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傍門覥然自附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爲賢名亦可差也蓋吾郡搢紳多以鹽筴起家雖致政家居猶親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約束耳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閹宦作二不爲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

之際而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徵仲在史局同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然分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一鐵牌高三尺許樹宮門外上鑄內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至　英廟時王振專恣遂毀其牌永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者內官俱離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

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伯遇諸塗反廻馬避之倒置甚矣自　世宗革諸鎮守内使之權勢大減余官兩都曾即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至閩閩稅使高寀欲㨿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横皆不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備内臣遇大閱之時必據中席而大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内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

此稍失　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釀成之藉
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三楊輔政時王振鼠
伏不敢動及徐禧王祐輩逢迎詔媚以保富貴
於是振之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汪直疏其十辠
西廠即日報罷可謂易若發蒙矣而劉尹等繼
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閣臣從中
主之閹豎環跪啼泣彷徨無計　上心幾移矣
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

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階之厲也